

今届全国评酒会上，陕西的西凤酒终于以其香清味醇、甘润爽口、饮后有余香为特色，夺回了全国名酒锦牌。假如西凤酒在上届屈居二等后不在保持发扬自家特色上下功夫，而是一味效法“名家”，学茅台，仿五粮液……则“凤凰”再度起飞恐无望矣！

由酒而及杂文，这“特色”（或风格）也是不可不讲的。不同的作者，阅历不同，气质各异，观察问题、思考问题的角度、方法也不尽一样，表现在杂文创作上，自应色彩纷呈，各有千秋。因之，大手笔有风格，小人物也会有自己的特色。或长于说理，或注重讽刺；或尖锐泼辣，或含蓄深沉；或旁征博引，曲径通幽；或开门见山，单刀直入；或如“黄葱大蒜”，触之使人耳热肤燥；或如“青杏酸梅”，食之可开胃消食；……各人总要有不同于别人的地方，长期发展，也便有了自己的风格。鲁迅先生的杂文自不必说，六十年代《燕山夜话》、

说杂文

咸阳 高时阔

《三家村札记》中的知识性杂文，当代老报人林放的新闻性杂文，俱自成一格，实乃别人不可及。就是近几年出版的一些中青年杂文集，如《嫩姜集》、《雏凤集》等也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虎虎生气。可以说，没有风格，就没有杂文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。

然而，现今散见于报角刊尾的杂文中，相当一部分几乎是一个模式、一副面孔，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风格。同一则典故，你引过来，我引过去；同一句格言，你抄我录，不厌其详；乃至行文款式、语序语调也大同小异。难怪有人要产生“杂文不景气”的抱怨了。

有人说过，假如一个作者发表了几篇作品之后，还找不到适合自己表情达意的独特方式，最好先停下手思索一番。这话不无道理。即使名家老手，倘不注意保持发扬自家特色并有所创新，那“名”也是难以保住的。“凤凰”的再度起飞，颇能给人以启发。

“借云画山”说 (文艺随笔)

阎文教

在艺术创作中，有时须声东击西、指南打北，言在此而意在彼，形在此而意在彼。

宋代著名画家郭忠恕，画艺精妙。他曾与几位画家同以《高峰图》为题作画，别人画山从山脚下直画山顶，“山峰满纸，立地顶天”。郭与之不同，不画山脚，不画山腰，而以大量笔墨画云彩，云波诡谲，气象万千。然后，在云海之中，寥寥几笔，峰峦隐约可见，使人顿觉峰高于云。有人写诗赞道：意在画山却画云，云海茫茫逞奇能。休道云际山形隐，胜它壁立一万仞！——此乃借云画山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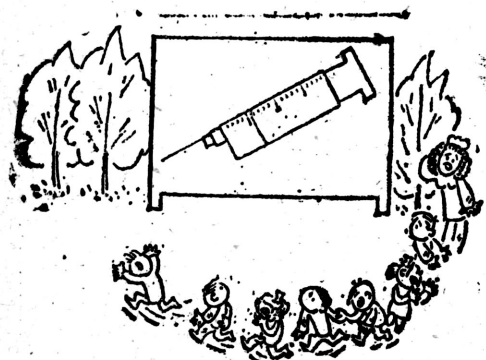
风无定踪，风无定形，如何画风？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贺知章这首脍炙人口的绝句，写春风而不直写，先写柳树的绿叶，象碧玉妆扮成的美人一样，袅娜多姿；柳枝纷垂象千万条绿色丝线织成的绿带，这样写，目的是提出“不知细叶谁裁出”的问题；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才是全诗的点睛之句——此乃借柳画风也。

大千世界，人各殊性。艺术要写人，能否也

那是塔吊手臂带起来的呵，那掠过荒野工地的风！闪光的汗珠挂在小伙脸上时，它走来，带一身清爽，撩一阵芳香……带着泥土的味儿，带着混凝土的味儿，带着建筑工人汗珠的味儿。它伴我攀上高高的脚手架，送给在远方的一抱——一串串立体的情……

我爱工地的风

李成和



广告牌前 (幽默画) 黄金山

街心花园里，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突然站着，敦煌城到了。

这里毕竟是壁画之乡，大楼的墙壁上处处是新创的写意画，就连

县委大门里的庭院中，也正在塑造着两具真人般大小的飞天，那美妙的曲线，不禁令人耳目一新。

盛唐年代，这里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水陆码头，敦煌二字，即大而盛之意；但如今，多年风沙的侵袭，只留下莫高窟前有限的一丛绿，几株树，便成为这荒漠生命的点缀了。

莫高窟千佛洞是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僧开始凿造的石窟，以后直至元代，上千年添积了各种雕塑，绝不是一天可以看遍的。于是，只不过得到一次美学的启蒙而已。而这启蒙，主要的感觉是：凡洞穴中的“飞天”，一个个全不过弹丸般大小，真佩服后人从这无边际的壁画世界里寻出她来作敦煌的代表。为保护古色，洞中皆不设灯，讲解员手上只一星电筒光，使她又显得那么模糊不清，那么隐隐约约，我不由得感到一阵遗憾与不满足了。

好在这种不足，在鸣沙山得到了补偿。

山下的当地人打量我们许久，说：“不要去了，这大的

风沙鸣沙山

——陇西纪行之二

周矢

风。你们这些文人们！”但我们的这些“文人”，只一声喊，便全横了过去，仿佛一群游击队员，或者一伙顽童。

风真大，而这里是真正沙的山。正是黄昏时刻，我们全拎着鞋，光着脚，一个接一个向上冲刺，风象一堵结实的墙，沙砾便是霰弹，击得人脸上生疼，好在沙子并不烫脚。我忽然想起那一道游戏题，想到那只爬井的蜗牛：真是上两步退一步啊！但这里哪里是游戏？这里是与生命的搏斗，只几分钟，我便在风的挤压下透不过气了。有人在退却，上海的程乃珊早已退回到车上。于是，男人们一下子全成了“骑士”，我也和大鹏拉起史晶晶的手用力攀登，不过十分钟吧，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，风是一道铁壁，弯下腰也似挤不出一道缝隙来。终于，人们的勇气减了，失了，开始坐在沙坡上休息，喘匀了再爬；但只走几步，便又坐在地上了。我索性放弃了那一份自尊和虚荣，就那么横躺在沙上，任大鹏和晶晶怎么拉我，也绝不

起来。

风夹着沙砾、草秆在腿弯里盘旋，一点点积起来，很快便埋了我半条腿。据说，西汉时有一营征西夏的武士，

便是整个儿被风沙埋在这山下的，人们传说至今还可在风雨声中听见地下的刀枪剑鸣。我贴在沙上，仔细倾听，却什么也没有听见，一心只想就这样一直躺下去。也许，半个时辰之后，我就会埋进沙里，成为千年后发现的一具木乃伊吧？若是和刚才让风卷走的方方的太阳帽同时被发现了，后人们会作出什么样的考证来？我不晓得。

我不敢抬头，以争得多一点休息，也防止疯狂的沙砾迷了眼，只呆呆地想：风声，似有千军万马呐喊，这大概就是刀枪声吧？但突然听见人声，原来是大鹏和晶晶在叫我。我顿觉害怕起来，连忙一跃而起，一口气冲上了山顶，张大嘴喘息。

下面一弯明月，半片镜面在昏暗中闪烁，这就是日夜向往的月牙潭了。我用力向山下挪去两只皮鞋，举起双臂，飞一般向山下冲去。我经历了一场奇异的、沙的洗礼。



我第一次走进工厂大门，便开始了我的新生活里程。咱用焊接工的话来表达志向，我的理想就是一颗铆钉。我寻思，追求光，用我铮铮铁骨和热忱，搭起钢和铁热吻的鹊桥，促成金属和金属联姻。火热的车间锻炼了我的情感，有理想才会使生活美酒般浓烈。我将闪光的青春和着汗水，铆进那明丽的憧憬。

我是一颗铆钉

吴一福

学习——永远不晚 (随笔)

宁陕 冯宝林

近读史书，看到一段古人谈学习和年龄关系的文字，十分发人深省。一次，晋平公问宫廷乐师旷：“我年已七十，想要学习，怕是晚了吧？”旷答道：“我听说了而好学，好象晓日初升一样的光明；壮而好学，如同太阳到中午时那样明亮；老而好学好象夜晚燃起了灯烛一样辉煌。”

这则故事，不禁使我想起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。有那么一部分青年人，口口声声说要为四化作贡献，也知道要想多做贡献必须掌握知识，并在实际生活中常常遇到“学到用时方恨少”的苦脑，每当如此，他们信誓旦旦，决心要发奋学习，把失去的青春年华夺回来。然而，当他们一拿上书本，就又皱起了眉头，总以为“学已晚矣”，埋怨自己黄金时代的丧失，继而对学习丧失信心，望书兴叹：“凑合着过吧！”

学习真会晚嘛？否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曰：“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”高尔基也曾告诫青年：“学习——永远不晚。”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，起步就很迟。他“少而不学”，二十五岁“始知读书”。后来终于博览群书而写得

一手好文章，成为散文大家。董必武同志七十五岁时，年龄可谓大矣，可仍“趁日翻俄语，开灯读楚辞”，到八十六岁还“五篇六本相连读，学习当如过河卒。”达到了相当的俄语造诣。历史上这种“壮而好学”，“老而好学”，终有



月季 刘俊成摄

成就的先例是举不胜举的。

那些叹息“学已晚矣”的同志，其实是存在怕吃苦、不想学的毛病。殊不知，那种抱“凑合着过”思想的人，是无论如何也踏不上前进的节拍，“凑合”不了四个现代化的。

巴山奇冤 (电影故事)

晚清，巴山县遭大旱，饥民们求县令孙雨田开仓放粮。孙谎称无粮，并答应呈文请求救济粮，骗过饥民。而对四川总督恒宝又谎称巴山民变，恒宝不察秋毫，下札剿办。

饥民们兴高采烈出城迎接提督李有恒，准备领救济粮，谁知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剿杀，三千人命死于一旦。孟秀才侥幸逃脱。秀才在制台总督大堂上喊冤，恒宝明知上党，但又不愿撤回剿办之札。秀才受了一顿鞭鞭愤愤而去。时值科举考试秀才进了考场后，决心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书巴山冤案，为三千名冤魂喊冤。被主考官张之洞带回京城直奏，圣母皇太后指派专使入川调查。

在钦差会审的大堂上，孙雨田称他报的确系实情，恒宝说他下的札中乃是“抚办”。真象大白后，钦差下令斩了李有恒、孙雨田，假革恒宝，并转太后旨意，封秀才为告状状元。钦差呈上皇封御酒，暗中投放毒药，秀才中毒身亡。一桩新的巴山冤案又铸成了。

(素文)